

經典印象
CLASSIC IMPRESSION

DORIS LESSING SHORT STORIES

另外那个女人

多丽丝·莱辛小说

● 傅惟慈 等译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經典印象
CLASSIC IMPRESSION

多丽丝·莱辛小说

Doris Lessing

另外那个 女人



◎ 黄梅 选编
傅惟慈 等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原书名: Collected Stories

作者: Doris Lessing

Copyright © Doris Lessing, 1978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, Ltd.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,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02-5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另外那个女人/[英]莱辛(Lessing, D.)著;傅惟慈

等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3.1

(经典印象译丛)

ISBN 7-5339-1677-8

I. 另... II. ①莱... ②傅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英国-现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英国-现代
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6529 号

另外那个女人

作者: [英] 多丽丝·莱辛

译者: 傅惟慈等

责任编辑: 郑幼幼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印刷: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

出版日期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5.875

字数: 130000

印数: 0001 - 5000

书号: ISBN 7-5339-1677-8/I·1472

定价: 15 元

编辑手记
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每年快到诺贝尔文学奖揭晓那段日子，年逾八旬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·莱辛就成了媒体追踪的对象，连续几年都是人气最旺的竞争者之一，每次却跟这份殊荣擦肩而过。这事情惹得莱辛的爱好者们忿忿不平，也让舆论界大惑不解。其实按文学批评一般标准而言，这位“祖母级”作家早已到了要什么有什么的境界，她的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往往幻化出石破天惊的创新手法，因而总能及时把自己推到前卫行列。她不变的基调是对人类历史与现实处境的深切关注，其中包含着对人的弱点的透彻理解——这是一份罕见的才情。在许多批评家眼里，莱辛那些关涉女性权利的作品尤为出色，像《金色笔记》中由心理描述带出的讽喻意味总是让人感慨不已。

莱辛的中短篇不像她的长篇那么有名，可是这类玩意儿更能见其技法上独辟蹊径的实验精神。比如《另外那个女人》《爱的习惯》那些篇什，一个简单的故事就能营造出两性关系中某种难以言喻的感觉，而且看上去还是老派的写实套路——这种大巧若拙的效果非有异想天开的创意不可。值得注意的是莱辛创作中时常运用的复制手法，以及由此形成的同一文本中不同章节、段落之间的互文关系，许多耐人寻味的心理内容就构筑于那些重复出现的事件。或许从古老的民间叙事传统中获得了启迪，莱辛正是通过对人物行为和叙事关系的复制与再植，把一种微妙而有趣的叙述语式

编辑手记

引入了现代小说。所以，她的作品可以说是最具有解读价值的文本，非常适宜作为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精读的范本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精品书廊

经典印象

第一辑

麦琪的礼物	[美]欧·亨利
百万英镑	[美]马克·吐温
热爱生命	[美]杰克·伦敦
红死魔的面具	[美]爱伦·坡
黑暗深处	[英]康拉德
狐	[英]劳伦斯
圣诞颂歌	[英]狄更斯
莎士比亚戏剧故事	[英]莎士比亚
卡门	[法]梅里美
最后一课	[法]都德
茶花女	[法]小仲马
少年维特的烦恼	[德]歌德
茵梦湖	[德]施笃姆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	[奥地利]茨威格
变形记	[奥地利]卡夫卡
初恋	[俄]屠格涅夫
伊泽吉尔老婆子	[俄]高尔基
盲音乐家	[俄]柯罗连科
摩哈摩耶	[印度]泰戈尔
佩德罗·巴拉莫	[墨西哥]胡安·鲁尔福
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	[哥伦比亚]马尔克斯
屠格涅夫散文诗	[俄]屠格涅夫
高尔基散文	[俄]高尔基
卡夫卡散文	[奥地利]卡夫卡
劳伦斯散文	[英]劳伦斯
泰戈尔散文	[印度]泰戈尔
尼采散文	[德]尼采

第二辑

莫斯比的回忆	[美]索尔·贝娄
菲雅尔塔的春天	[美]纳博科夫
今天过得怎么样	[美]索尔·贝娄

九故事	[美]塞林格
米格尔街	[英]奈保尔
抵达之谜	[英]奈保尔
都柏林人	[英]乔伊斯
儿子的否决权	[英]哈代
墙上的斑点	[英]弗吉尼亚·伍尔夫
另外那个女人	[英]多丽丝·莱辛
羊脂球	[法]莫泊桑
有轨电车	[法]克洛德·西蒙
玫瑰花的奇迹	[法]让·热内
局外人	[法]加缪
惊马奔逃	[德]马丁·瓦尔泽
雪国	[日]川端康成
砂女	[日]安部公房
米佳的爱情	[俄]蒲宁
挂在脖子上的安娜	[俄]契诃夫
美好而狂暴的世界	[俄]普拉东诺夫
石栏石手铐	[俄]库普林
不灭的月亮的故事	[俄]皮利尼亚克
红色骑兵团	[俄]巴别尔
小径分岔的花园	[阿根廷]博尔赫斯
文化与价值	[奥地利]维特根斯坦

外国文学名著精品

哈姆雷特 罗密欧与朱丽叶	[英]莎士比亚
欧也妮·葛朗台 高老头	[法]巴尔扎克
简·爱	[英]夏洛蒂·勃朗特
红字	[美]霍桑
苔丝	[英]哈代
红与黑	[法]斯当达
巴黎圣母院	[法]雨果
包法利夫人	[法]福楼拜
安娜·卡列尼娜	[俄]托尔斯泰
珍妮姑娘	[美]德莱塞
死魂灵	[俄]果戈理
一生	[法]莫泊桑
罗亭 贵族之家	[俄]屠格涅夫

傲慢与偏见	[英]奥斯丁
鲁滨逊漂流记	[英]笛福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	[俄]奥斯特洛夫斯基
飘	[美]马格丽泰·密西尔
童年	[俄]高尔基
泰戈尔诗选	[印度]泰戈尔
普希金诗选	[俄]普希金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: 310006

查询电话: (0571)85178421

E-mail: abcdxyz8@mail.hz.zj.cn



CLASSIC IMPRESSION



主编 宋兆霖

CLASSIC IMPRESSION

目 录

另外那个女人 / 1
爱的习惯 / 72
喷泉池中的宝物 / 102
海底隧洞 / 123
老妇与猫 / 135
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 / 152
后记 / 174

另外那个女人

柔斯的母亲是上午到街上购物过马路的时候遭遇车祸身亡的。柔斯当时正在上班，被人找了回来。一个有些笨拙但富于同情心的年轻警察问了她几个问题，最后建议说：“你应该通知一下你父亲，小姐。这件事该让他知道。”柔斯为什么没有先提出这个请求？警察有些奇怪，但他还是装作这些事理应由死者的女儿负责处理似的。柔斯表现得过于镇静，叫他觉得不合情理。她的嘴巴闭得很紧，只是眼神有些紧张。警察再一次提出他的建议，于是柔斯叫人给自己父亲捎去口信。可是等老人一回来，她给他弄了一杯热茶，就马上叫他安卧在床上。约翰逊先生是个皮肤白皙、矮矮胖胖的老头儿，几绺淡黄的头发平贴在红红的头皮上，蓝眼珠显着忠厚老实的样子。柔斯把父亲安顿好，又回到厨房。从神色上看，她很希望那个警察赶快离开她家。警察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又吭吭哧哧地说：“我很难过，小姐，真的非常难过。这是件可怕的事，可你也不能全怪那个卡车司机，你母亲——当然了，她也没有错儿。”柔斯把一张血色全无的脸转向警察，眼睛闪烁着冷光，语气辛辣地说：“骨头轧碎了，难过有什么用？”这句话一说出口，柔斯自己似乎也吃了一惊。她的身子不觉向后一闪，脸上的肌肉扭曲着，好像就要号啕大哭似的。但她马上就重新把牙关咬紧，气呼呼地说：“这些卡车，这些可恶的东西，不应该叫它们开来开去。我就是这么看的。”柔斯说了这些无理的话倒让警察舒服一些。他想，

这是感情的宣泄，是痛哭一场的前奏。这比把悲痛憋在心里好多了。他引逗她说：“你说得也对，小姐。可是咱们也不能没有卡车啊，是不是？”柔斯的面容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客客气气地说：“是吗？”她这样说既表示怀疑，也表示不愿意再同警察争辩下去。这两个字已经把话说绝：“你有你的意见，我保留我的看法。”它的另一层含义是：整个这一机器时代经过考察，她并不赞成。年轻的警察认为自己的职责尚未尽完，又建议说：“有没有什么人来给你做个伴儿？你的脸色很不好，小姐。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“没有人，”柔斯仍然不想多说话，但是又加了一句：“我没有事儿。”她的话音里带着恼怒，于是警察就离开了。柔斯在桌子旁边坐下，对自己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感到震惊。她又想：我应该通知乔治一下……但是她仍然坐着没有动。她目光迷茫地环视着厨房，脑子里杂乱地思索一些问题。一个问题是，这事对父亲的打击不轻，今后照顾他的责任就要全部落在自己肩上。另一个问题是，那些警察、警官都是些爱管闲事的家伙，倒好像谁该做什么，他们知道得最清楚不过似的。她发现自己的目光正注视着挂在墙上的一幅画，心里想：“现在我可以把这幅画摘下来了。她人已经走了，我现在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。”这个想法叫她感到有些对不住死者，但还是一下子站起身，马上就把画摘下来。这幅画画的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艘战船，柔斯一直不喜欢它。她把画收在橱柜里。墙上露出空空荡荡一个方块，叫她觉得不舒服。她挂上一张带黄蔷薇图案的月份牌把方块挡住。这以后她给自己弄了一杯茶，就开始给父亲准备晚饭。她想：“我要把他喊醒，叫他吃点儿东西。吃一点热菜热饭对他是有好处的。”

晚餐桌上，父亲问：“乔治在什么地方？”她的脸一下子耷拉下来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不仅吃惊，简直吓了一跳，责问道：“可是柔斯，你应该告诉他啊！怎么能不叫他知道呢？”其实这一整

天，柔斯一直在寻找借口，拖延着不叫乔治知道这个噩耗，尽管她知道得一清二楚，早晚得叫乔治知道。晚饭后刷洗完餐具，她从五屉柜里取出一张信纸，坐下写信。其实，她自己同父亲一样感到吃惊：为什么她不想通知乔治？父亲问她：“柔斯，为什么你不给他的工厂打个电话？他们会立刻把消息告诉他。”这虽然是责问，但老人用的是一贯的温和语气。柔斯假装没听见父亲的话。她把信写完，从提包里找了一点儿准备买邮票的零钱，就出去把信发了。后来她发现自己非常不愿意乔治到家里来，简直近乎恐惧。她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情。不久她干脆上了床，希望在睡眠中把一切都遗忘。她梦到撞死自己母亲的那辆卡车，又梦见一台庞大的黑色机械，毫不留情地前后移动着上面的大炮，一直向她瞄准，威胁着她。

乔治第二天晚上下班以后看到柔斯写给他的信。他的第一个思想是：为什么那个老太太现在被车撞死，不能晚死一个星期？那时候他们就已经结婚了。这个残酷的、自私的想法叫他自己也吓了一跳。但是他同柔斯相好已经有三年之久了，老太太如今这样毫无意义地、令人不寒而栗地突然丧了命，给他们即将举行的婚礼遮上一块阴云，他不能不认为这是命运对他残酷的捉弄。他不喜欢柔斯的母亲，他认为这个老人太多事，有点儿霸道，可是才五十多岁，精力旺盛，却一下子死于非命，也未免——。他突然想起了柔斯：“可怜的柔斯，她一定非常悲痛，还要安慰她父亲。那个老头简直像个大小孩儿。我最好马上去看看柔斯。”就在他把柔斯的信往衣袋里装的时候，他突然想：“为什么她写信来？为什么不往我工厂打个电话？”他又看了一遍信，约翰逊太太昨天早上就在车祸中死掉了。一开始，他只感到吃惊，忘记生气，但是过了一会儿，就再也不能遏制胸中的怒火。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嘟嘟囔囔地说，“她怎么能这样做？真是岂有此理？”他也是家庭的一个成员，不是

吗？——或者至少可以算作一个成员。可是柔斯写给他的信向来都很短，一点儿也没有热情。每封信都以“亲爱的乔治”开首，最后只是署名柔斯——没有爱的字样，甚至连“忠实于你的”几个字也没有。乔治气得了不得，但在气愤掩盖下，更多的是困惑莫解。他想起最近一个时期，柔斯总是无精打采，对一切都非常冷淡，简直可以说漠不关心。比如说，他带她去看房——准备成家后作为居室的两间屋子，柔斯一点儿也不像他那样兴致勃勃，她总要提出种种理由反对，比如说，“看看那些楼梯，实在太陡了”等等。你几乎认为她根本没有跟他结婚的热情。但这种猜测并没有什么根据，所以乔治很快就不再这么想了。他还记得，三年前他们开始恋爱的时候，柔斯曾经提出过他们立刻就举行婚礼。婚后生活即使有什么困难，她也愿意承担风险。很多人钱比他们少也都结婚了。但乔治是个谨慎的人，他说服了柔斯，决定等生活有了保障以后再谈嫁娶的事。这是他犯的一个错误，现在他发觉了。当初他完全应该相信她的话，马上就举行婚礼，那样的话……乔治急匆匆地从伦敦这一头儿赶到另一头儿去抚慰柔斯，路上一直为柔斯感到不安、忧愁。他非常着急，简直像个找不到家的小孩。

就在乔治走进柔斯家厨房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看到的将是一个怎样的场面。可是后来他发现柔斯仍然坐在桌子旁边的老位子上，双臂悠闲地交搭在胸前，虽然面色苍白，眼皮有些浮肿，但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，叫他着实吃了一惊。厨房收拾得一干二净，空气里飘散着肥皂气味，叫人觉得这间屋子又清爽又温暖。看得出来，柔斯刚刚着实费了力气把厨房清理过。

柔斯目光呆滞地看着他说：“你走这么远路来看我，真太谢谢了，乔治。”

乔治本来准备跟她亲吻，给她一些安慰，但是柔斯招呼他的话叫他感到惊愕。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感情受了伤害。“咳，”他用

责问的语气说，“你这是怎么了，柔斯？为什么你不叫我知道？”

她有些慌乱，遮遮掩掩地说：“一切很快就都处理完了，他们已经把遗体弄走了——再打搅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”

乔治拉出来一把椅子，在她对面坐下来。他同柔斯交往了三年，自认为对这个女孩子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，可是现在他却困惑地、有些焦虑地望着她，倒好像坐在自己对面的是个陌生人。柔斯是个小个子，皮肤黝黑，身体过于瘦削。一张苍白的尖脸蛋儿有一种不合常规的美丽动人之处。平常她总爱穿一件深色裙子，一件白色短衫。夜里她睡得很晚，洗自己的短衫，洗了又熨，所以衣服总是那么干净。清爽、干净，这正是柔斯最明显的特点。乔治常常跟她开玩笑说：“如果把你倒着从树篱另一边扯出来，看来你的头发也会一丝不乱。”柔斯的回答多半是：“你别逗我笑了。那怎么可能？”就是乔治跟她说句笑话，她也总是那么严肃。遇到这种场合，乔治就自我安慰地叹口气，不得不承认柔斯没有幽默感。可是说老实话，乔治喜欢她这种稳重、严肃的性格，这种看重实际的精神。这仿佛使他有了主心骨。乔治不知道该怎样对付现在这个场面，他开口说：“不要难过了，柔斯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“我没有难过。”她好像纯粹为了应付他，回答说。她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或者说，她的目光从他身上穿过去。她在等待着事情下一步如何发展。乔治虽然仍在生气，但更多的是焦虑不安。“你爸爸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“我给他弄了杯茶，叫他上床休息去了。”

“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影响？”

柔斯好像耸了一下肩膀。“当然了，他受了一点儿刺激，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。”

乔治这时真不知道该再说什么了。壁上的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，声音非常大。他移动了一下两只脚，发出一些声音来。沉寂了

半晌以后，他发动进攻说：“这事对咱们两个人没有影响。下周办我们的事没有问题吧，柔斯？”

他心里知道，会有问题的。又沉寂了一会儿，柔斯把目光转过来，幽暗、迷茫的眼睛直直地盯住他。“唉，怎么说呢，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立刻反问，身子也探过来。他的语调强劲有力，不容她不作回答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柔斯？让咱们现在就把话说清楚吧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——爸爸还跟我在一起。”她回答说。她的真实意思仍然含混不清，这简直要使乔治发疯。

“你的意思是咱们还不结婚？”他气冲冲地喊道，“已经三年了，柔斯……”柔斯沉默不语。“你爸爸可以同我们一起生活啊，或者——他也可以再结一次婚什么的。”

柔斯突然放声大笑起来，乔治不由得移动了一下身体。柔斯有些时候会表现得一点儿也不文雅，这叫乔治不知所措，同时也感到非常痛苦，因为在这种时刻她显得不近人情。“你的意思是，”她笨拙地用讥笑的口吻说，“你是说你希望他再娶个老婆？这可是别人谁都没有想过的。”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——一个孤寂、自负的女人的泪水。乔治慢慢把身体靠在椅背上，双臂无力地垂下来。他一点儿也不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。他一点儿也不理解这个女人。他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想法：她并不想同自己结婚了。但是这个想法太荒谬了，简直不可能。于是他自我安慰地想：“明天她就好了。她只不过受的刺激太大了。她爱她妈妈，一点儿也不假，虽然她们俩总是争吵。”乔治本来想说：“好吧，要是这里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我就走了。我明天再来看你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柔斯问他：“你要不要喝杯茶？”从她那不太自然的语气中可以听出来，她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注意力转到乔治身上的。